

责任编辑 朱洁 美术编辑 黄洞庭 校对 杨卓
2022年7月17日 星期日 12507685

我和炎陵黄桃

关中月



近些年来，“炎陵黄桃”越来越火，在多媒体人和文艺爱好者的努力下，相关报道（文章）越来越多，其中的一些奇闻趣事被逐一挖掘出来，炎陵县黄桃产业发端、崛起、火爆的脉络逐渐被公众熟知。

编审稿件时，每当遇到身边记者采写的有关“炎陵黄桃”的新闻，我就格外兴奋——这可是我参加工作之初“饭碗里的事”。毛桃核的采购、砧木苗的培育以及黄桃苗的嫁接、嫁接苗的管护等工序，我都亲历过，其中一些故事和细节至今鲜为人知。

36年前，我分配到炎陵县农业局经作站。一开始就被指派到距炎帝陵风景区约3公里的一个农场“驻点”，协助另一名农技员管理场内果树（主要是柑橘、奈李、芙蓉李），并承担新引进各种桃、梨、李的育苗等工作。

这个农场是附近一所中学创办的，地处斜滩水河边，其实就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沙洲，土层不厚，土质不肥，面积也不大，印象中不到30亩。县农业局将其租赁下来，作为全县经济作物重要的试验、示范基地。

当时，炎陵县的柑橘种植面积较大，而品种多是一些“大路货”（如官川、尾张蜜橘），产量虽高，但卖不起价。要确保“一年四季果飘香”，就得引种桃、李、梨等落叶果树。一时之间，果大、味美的奈李就成为“重中之重”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奈李苗是嫁接而成的，黄桃苗也是。其砧木均为毛桃苗。毛桃野生，虽随处可见，但分布零散，县内很难收集到数量足够的毛桃核，只能从“外面”购入。当年秋，福建一林姓青年前炎陵县推举果树苗木，并称“有大量毛桃核”。真的是“刚想睡就有人送上枕头”。

“你出一趟差吧。”局领导传来口头通知。于是，第二天，我就随这个林姓青年前往福建石狮某村（村名现已忘记）。拖拉机、客车、火车、三轮车、自行车，一路辗转，一路颠簸，向东、向东，第一次“千里之行”，我心忐忑得很，好在两天后顺利抵达了目的地。期间，我俩还在株洲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晚。可惜，因这个地方变化很大，后来找了几次，却没寻着。估计已拆除。

在石狮某村办公楼一楼的一间房子里，我一住就是30多天。林姓青年从家里找来被褥等生活用品和几本长篇小说。因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几乎足不出户，一日三餐由他家人送来。在“坐等”的日子里，几本长篇小说成了我打发时间的对象。其中一本《红楼梦》我读了两遍——这其实是我为当年自学考试的一门选修课，在随后的考试中，这门功课我拿了89分。

十多天后，就在我精神快要崩溃时，林姓青年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当地一火车站验资。80麻袋，黑压压一大堆。每麻袋100斤。我抽查了五六麻袋，产量还行，重量也对。我七上八下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我往局里打去长途电话，要求“速速打款”。因为要“等钱来”，在这个村办公楼，我又待了10多天。

返回炎陵县半个月后，茶陵火车站有人打来电话：“毛桃核已到站，赶快来拖走。”我找来一辆大货车，乐呵呵地将“寄托着希望的种子”运回炎陵县。对这批毛桃核，局里只留下一小部分，其余的则卖给了县内的10

多多个育苗大户。

用拖拉机带着几百斤毛桃核返回试验农场，用沙子将其藏于室内一角。次年春，请人松土、播种。约半个月后，小芽破土。又是淋水，又是施肥，又是除草，只盼小苗快快成长。又过了半月，毛桃核苗长成半尺高，好于我们的预期。

5月初，毛桃核苗高至膝盖，苗茎粗如筷子，正是待“嫁”时。从附近园艺场请来七八个嫁接高手，给毛桃核苗“换种”。接穗有各种李、各种桃，其中也有从上海引进的锦绣黄桃（即后来的炎陵黄桃）。

嫁接高手手持锋利的嫁接刀，先是飞快地在毛桃核苗离地面约半尺高的茎部削下一刀，把接穗削平，削刀“深稍稍触及木质，长约3厘米，接着迅速地对接穗上削下一个带一丝丝木质的芽片，然后马上将其插入毛桃核苗的“创口”，最后用宽约一指、长约一尺的薄膜条，将接穗上的芽片包扎在毛桃核苗上。

嫁接绝对是一门技术活。要提高嫁接的成活率，其前提是两“快”：刀快、手快。技术要领则是下手要狠，刀口要平整，光滑；对接要准，芽头的插入要不偏不倚、严丝合缝；包扎要紧，地膜条要从上到下用力地多缠几圈，缠紧、缠严，不能让“伤口”进雨水、进空气。

嫁接时，经作站的一名副站长一会儿跑来回查看，一会儿躬身指导。对锦绣黄桃的接穗，他特别在意，反复叮嘱嫁接高手们：“这些枝条很珍贵哟，每个芽要能用尽用，千万别浪费了。”

高手就是高手。手上功夫好的，嫁接好一株，只需30秒，稍慢者，一分钟足够。操作

起来，动作如“行云流水”，一气呵成、毫不费劲。我就显得笨手笨脚了，嫁接一株，没有两分钟不成。

嫁接完了之后，我天天睁大眼睛地盯着，小心翼翼地侍候着这些苗子，那焦虑的样子，就像在产房外等着新生命降生的男人。

毛桃核苗动过“手术”七八天后，捆绑在上面的新芽陆续萌动了，这意味着嫁接成功了。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锦绣黄桃苗培育成功后，被农技人员栽于多个地方。没承想，种植在高海拔地区的锦绣黄桃果形周正、着色均匀、果面亮泽、甜度适中、酥脆可口、香气浓郁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此后，县里将这种黄桃作为主推的水果品种，又顺理成章地将其改称为“炎陵黄桃”。曾经风行一时的奈李则因为花期雨水多导致坐果率较低、产量不稳定而逐渐“走冷”。

随着套袋等技术的推广普及，这种桃子逐渐成为炎陵县水果中的翘楚。全县种植面积目前已达9.5万亩，年可产黄桃6万多吨，全产业链产值接近30亿元。

在炎陵县农业局经作站工作4年后，我改做文字工作，并在几年后调离炎陵，只能与“炎陵黄桃”说“再见”。

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棵芽。至今仍觉得，我待了半年多的那个小农场应该是“炎陵黄桃”苗木的诞生地、“炎陵黄桃”产业的肇始地。当然，当年的我围绕“地”所做的一些事，都是职责所在，也幸不辱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将那时的我比作“炎陵黄桃助产士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随笔

理发

王厚成

肘腕上放一碗水，然后去练手腕（仗县叫脉筋），脉筋上下左右活动时，水不能淌出来，练成这样才算到位，先是这个动作就得上3个月以上甚至半年。为何要这么练？因为理发不是用死劲，而是用巧力，只有练活了脉筋，理发时才不会伤害顾客的头部或脸部。否则，一失手就流血，尤其遇上满脸胡须的人准出问题。

理发不仅要练好手艺，还要学会技巧。第一要素就是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，也就是说理发不能影响顾客的美观，而且一定要给顾客以美感。那么，理发师就要做到一看：看客人的脸相如何；二问：问客人有什么要求；三思：对客人的要求怎么接受和处理；四操作：搞清了以后动手理发。这四条中，看和思很重要。所谓看，就是顾客一进门看其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圆脸还是长脸，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要看对象来思量给他理个什么发型。有的顾客自己提出的要求与美感不符，就不能百分之百地听顾客的，理发师得要有自己有个主见。是高个子，就要把他的发型弄得方圆一些，使之与高度相配；是矮个子，就要把他的发型做高

一点，给其增加一点高度；是长脸，就要帮他把他头发往前额遮一点，使其脸不显得长；是圆脸型，就要帮他把他发型做均匀一点，让其脸与发对称；人胖，发际就要稍推高一点，其脸就不显得太胖；人瘦，发际就要稍推低一点，其脸不显得太瘦；年岁大一点的不不要帮他理成青年头，年纪轻一点的要帮他理得时尚一些。总之，理出的发型要让人有立体感，能显出人的美感来。此外，还要根据季节特点理发。头发既避寒，又积热，一般来说，冬天理发要理得矮一点，头发长一点，避风；夏天理发要理得高一点，头发短一点，凉快。

讲究技巧中，要特别注意学会用梳。有道是梳为理发指路，剪刀剪毛，推剪推毛，都要跟着梳走，这样更受顾客喜爱。现在，人们的卫生观念加强，掏耳、修眼角一类工序就淘汰了。

现在，县城、乡镇镇区、村镇个体理发店遍布，游乡串村的理发人员也不少。男人理发的发型多样，女人美发更是花样翻新，理发、洗发、染发、盘发、美容美发方式多样，理发师们用心和手让人们变得更靓丽。

散文

巡河

彭新平

应市民间河长炎陵大队负责人的邀请，我前往炎陵南片区涑水和斜滩水流域开展义务巡河活动。公益活动，又正值暑假在家，我便欣然应允。

我对涑水（河溪水段）熟悉而有感情，因为它从我老家水口镇木湾村穿村而过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，河溪水流域植被好，流水湍急，水资源特别丰富，且清澈可鉴，游丝草等藻类植物茂盛，大河中的鱼种类繁多，肥大味美，大河成了天然鱼塘。那时村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荤菜的主要来源就是河鱼，村子里的村民几乎都会去河里捕鱼，既解决了村民餐桌上好菜的问题，又为部分捕鱼高手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来源。

河溪水不仅是天然鱼塘，还是我们童年的天然浴场。

木湾村大部分村民居住在河溪水西岸，那时过河只有浮桥，木桥横浮河面，被浮桥拦断的桥上端便是最理想的游泳场所，因为浮桥就是安全屏障，人累了可以直接从桥板上爬上岸。那个年代，我们村湾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。

夏天还未来到，只要天气稍微热点，孩子们总是三五成群来到浮桥处游泳。会游泳的像一尾尾活鱼，时而沉潭底打猛子，时而鲤鱼打挺跃出水面，各显身手，自在畅快，好不快乐。刚学还不会的，也没有关系，或用手扒着浮桥板，两条腿不停地打水，身体也自然浮起来，或在浅水处，打水仗，水花四溅，欢声一片。

后来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，加上小水电的发展，河溪水不再清澈，还一段一段的断流，人们不再肆意河中洗澡，河水里畅快欢笑的音乐也销声匿迹了。

“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。”早些年党和政府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。如今早已砍伐了山场禁猪了，渔事禁止了……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留住青山绿水，得满江清澈，还一片蓝天。

车子沿着景色秀美的106国道前行，河溪水就在公路下飘带般与车辆向背蜿蜒而下。在河溪水大风垭河段（涑水炎陵右838号界碑处）我们把车停在路边，五六百米长的小路引领我们走进澄清的河水。小路两边是一棵棵松树或杉树，如同一把把遮阳伞。

我们来河滩上，深深水色墨绿，望之森然，只许大鱼则在潭水面，追逐嬉戏。清风从河面拂过，带着丝丝水汽。偶尔，鸟会掠过水面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。小鱼儿在河边茂盛的水草间闲游，岸边几棵古柳，半卧水中，细长的柳枝随风摇曳，硕大的躯干散发着岁月的银光。一幅清幽，几分闲逸。眼前这涑水河，让我从陌生中又回到了熟悉，又看到了童年时的影子。

车子一路走走停停，我们巡视了涑水的河溪水段，河溪水上游的浆溪、桃溪，还巡视了斜滩水中村段，其上游的平乐河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还徒步穿越全长980余米的水行车两用岗背山道任隧洞，巡视了岗背山河。

我们沿着隧洞往里走，洞壁渗出的水滴，滴答滴答落在头上身上。越往里越暗，漆黑一片；越往里越凉，寒气袭人。凉嗖嗖的，比在家吹空调舒服百倍。

带路的吴医生告诉我们，这个隧洞是“当代愚公”——仗县深山乡大洲村农民过德生，率全家及亲友，凭着双手，苦于十一个春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一锤一钎，一寸一尺，人工开凿出来的，于1990年正式通水。一出洞口，便豁然开朗，一栋栋新建的砖混房子靠山边一溜排开，井然有序。岗背山河从岗背洞中穿过，小溪两边是国家投资上百万新建的标准防护堤。小溪里有开着过来的游客，正在清澈的溪水中玩耍，欢声笑语充盈整个岗背村小峡谷。

河流就是一面“镜子”，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文明素质，也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对河域管理的执政理念与执法力度。炎陵境内河域通过近年来的治理已初见成效，慢慢的又回归到了童年时代那熟悉的样子。

沿途返回，俯瞰河水，我想人们不是为了美而生活，但生活就像奔流不息的涑水的淘洗一样，天天在打磨翻新。

